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珊瑚網卷二十四上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溫從準

珊瑚網卷二十四上

明　汪砢玉　撰

法書題跋

六朝劉宋羊欣敘古來能書人姓名

秦丞相李斯善大篆　中車令趙高亦善大篆　圖吏程邈善篆得罪始皇囚於雲陽獄增減篆體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為御史曰隸書　後漢扶風曹喜善篆隸

見師一時　左中郎將蔡邕採斯喜法作篆隷傳真定宜父碑文　杜陵陳遵不知其官善篆隷每書一座皆驚時人謂為陳驚座　上谷王次仲亦後漢人作八分楷法　師宜官後漢人能為大字方一丈小字一寸千言甚自矜重或空至酒家先書其壁觀者雲集酒因大售俟飲足削書而退耿球碑猶存　安定梁鵠官至選部尚書得授師宜官之法魏武重之常以鵠書懸帳中宮殿題署多是鵠手也　陳留邯鄲淳為魏臨淄侯得

次仲法亦有名　毛弘為鵠弟子今秘書八分皆傳鵠法又有左子邑與鵠小異亦有名　京兆杜度為魏齊相始有草名　安定崔瑗後漢濟北人亦善草書王子敬愛其書云極似張伯英子實官至尚書亦有草名弘農張芝高尚不仕草書精絶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每書云匆匆不暇草書人目之為草聖弟昶漢黄門侍郎亦能草書　姜詡梁宣田彦和韋誕皆英弟子並善草誕書最優字仲將京兆人官

至鴻臚少卿尤工楷漢魏宮署皆出誕手魏明帝起凌雲臺先釘榜未題以籠盛誕轆轤表絙引之使就去地二十五丈誕甚懼下擲其筆誡子孫絶此楷法乃誕子少季亦有能稱　羅暉趙襲不詳何許人與伯英同稱西川而矜許自與衆頗惑之伯英與朱寛書自叙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襲有餘　河間張超善草不及瑗英　劉德升善為行書不詳何許人　潁川鍾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車徵二子俱學于德升而胡書肥鍾書

瘦鍾書有三種一曰銘石之書二曰章程書三曰行押書三法皆世人所善繇子會鎮西將軍絕能學父書改易鄧艾上事莫有知者　河東衛覬字伯儒魏尚書僕射善草及古文字體微瘦而筆跡精熟子瓘字伯玉為晉太保採張芝法以父書參之更為草藁瓘子恒亦善書博識古文　燉煌索靖字幼安張芝姊之孫晉征南司馬善草書　陳國何元公亦善草書　吳人皇象草書最沉著痛快名重海內　滎陽陳暢晉秘書令史善八

分宮觀城門皆其手作　滎陽楊肇晉荆州刺史善草隷海内知名潘岳誄之曰草隷兼擅尺牘必珍足無輟行手不擇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孫名經亦善草隷行于世足稱繩武　京兆杜畿魏尚書僕射子恕東郡太守孫預荆州刺史三世皆善草藳　晉齊王攸善草行書京洛以為楷法　泰山羊忱晉徐州刺史羊固晉臨海太守並善行書　江夏李式晉侍中善隷草子定子公府皆能名同式　晉中書院李充母衛夫人善鍾法

作筆陣圖嘗為王逸少之師　瑯琊王廙晉平南將軍能章楷謹傳鍾法廙從兄導晉丞相善藁行亦師鍾衛楷法好愛無厭喪亂狼狽猶以宣示帖衣帶過江後在右軍處右軍借王敬仁敬仁死其母見脩平生所愛遂以入棺　王恬導第二子也晉中將軍會稽內史善隸書王洽恬之弟晉中書令領軍將軍衆書通善尤能隸行兄羲之云弟書遂不減吾　王珉晉中書令筆力過于子敬書舊品云有四疋素自朝操筆至暮便竟首尾如一

又無悞字子敬戲云弟書如騎騾駸駸恒欲度驊騮前謝安亦入能流殊亦自重乃為子敬書嵇中散詩得子敬書有時裂作校紙　王羲之晉右將軍會稽內史博精羣法特善行楷古今無二　王獻之晉中書令善行隸藁骨勢不及父而媚趣過之兄玄之徽之兄子淳之並善草行　王允之衛軍將軍會稽內史亦善草行

太原王濛晉司徒左長史能草隸子脩瑯瑘王文學善隸行與羲之善故殆窮其妙早亡未盡其美子敬每

省倄書云咄咄逼人　王綏晉冠軍將軍會稽内史善隷行　高平郗愔晉司空會稽内史善章草隷子超晉中書郎亦能草　頴川庾亮晉太尉善草行弟翼荆州刺史善隷行時與羲之齊名後右軍書大進翼不恣在荆與都下書云小兒輩賤家鷄而愛野鶩俟吾還當比之　高陽許靜民鎮軍參軍善隷草羲之高足　晉穆帝時有張翼善學人書寫羲之自書表表出經日不覺後云小子幾欲亂真　會稽隱士謝敷胡人康昕並攻

隸草　謝靈運書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　孔琳之丘道護與欣並受業子敬書亦並重一時行草乃佳真多不稱　謝綜顔騰之賀道力陸機並便尺牘　吳時張弘特善飛白自秦至晉凡七十三人

梁庾肩吾書品論

玄静先生曰予遍求邃古逖訪厥初書名起於玄洛字勢發於蒼史故遺結繩取諸文象諸形會諸人事未有廣此緘縢深兹文契是以一畫加大天尊可知二力増

土地卑可審日以君道則字勢圓月以臣輔則文體缺其轉注假借之流指事會意之類莫不狀範毫端形呈字表開篇翫古則千載共期削簡傳今則萬里對面記善則惡自削書賢則過必改玉歷須正而化俗帝載陳言而設教變通不極日用無窮與聖同功參神並運爰洎中葉捨繁從省漸失穎川之言竟遂雲陽之字若乃鳥迹孕於古文壁書存於科蚪符陳帝璽摹調蜀漆署表宮門銘顯禮器魚猶捨鳳鳥已分蟲仁義起於麒麟

威形發於龍虎雲起時飄五色仙人還作兩童龜若浮溪蛇如赴穴流星疑燭垂露似珠芝英轉車飛白掩素參差倒薤既思種柳之謡長短懸針復想定情之製蚊脚傍低鵠頭仰立塡飄板上謬起印中波回墮鏡之鸞楷顧雕陵之鵲並以篆籒重復見重昔時或巧能售酒或妙令鬼哭信無味之奇珍非趨時之急務具録前訓令不復論惟草正踈通專行于世其或繼之者雖古代可知隷體發源秦時程邈所作始皇見而重之以奏事

繁多篆字難製故曰隸書今之正書是也草勢起于漢時解散隸法用以赴急本因草創之義故曰草書余自少迨長留心兹義敏手謝于臨池鋭意同于削板而截山之扇竟未增錢凌雲之臺無因誡子求諸故迹或有淺深輒刪善書者一百二十八人伯英以稱聖居首法高以追駿處末推能相越小例而九引類相附大等而三復爲畧論總名書品

張芝伯英　鍾繇元常　王羲之逸少

右三人上之上

論曰隸

既發源秦史草乃激流齊相跨七代而彌遵將千載而無革誠開博者也均其文總六書之要指其事籠八體之奇能拔篆籀于繁蕪移楷真于重密分行紙上類出埏之蟻結畫篇中似閒琹之鶴峯𡶇間起瓊山尠其歛霧漪瀾遞震碧海愧其下風抽絲散水定其下筆倚力欠尺驗于成字真草既分于星芒烈火復成于珠佩或橫牽豎掣或濃點輕拂或將放而更留或因挑而還置敏思藏於胸中巧意發於毫銛詹君端策故以迷其變

化英韶傾耳無以察其音聲殆善射之不注妙斲輪之不傳是以鷹爪含利出彼兔毫龍管潤霜游茲蠆尾學者鮮能具體窺者罕得其門若探妙測微盡形得勢烟華落紙將動風彩帶字欲飛疑神化之所為非人世之所學惟張有道鍾元常王右軍其人也張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書稱為聖體鍾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盡許昌之碑窮極鄴下之牘王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羊欣云貴越羣品古今莫一兼

攝衆法備成一家若孔門以書三子入室矣允為上之上

崔瑗（子玉）杜度（伯度）師宜官 張昶（文舒）王獻之（子敬） 右五人上之中 論曰崔子玉擅名北中跡罕南度世有得其摹者王子敬見之稱美以為功類伯英杜度濫觴於草書取奇於漢帝詔復奏事皆作草書師宜官鴻都為最能大能小文舒聲劣於兄時云亞聖子敬泥帚早驗天骨兼以掣筆復識人工一字不遺兩葉傳妙此五人允為

上之中

索靖幼安 梁鵠孟皇 韋誕仲將 皇象休明 胡昭孔明 鍾會士季 衛瓘伯玉

荀輿長胤 阮研文機

右九人上之下

論曰幼安歛蔓舅氏抗名衛令孟皇功盡筆力字入帳中仲將不妄染毫須張左紙孔明動見模楷所為胡肥而鍾瘦休明斟酌二家驅駕八絶士季之範元常猶子敬之稟逸少而工拙兼効真草皆成伯玉遠慕張芝近參父迹長胤狸骨方擬而難追阮研居今觀古盡窺衆妙之門雖復師王

祖鍾終成別構一體此九人允為上之下

張超（子並）郭伯道劉德昇（君嗣）崔寔（子真）衛夫人（茂猗）李式（景則）庾翼（稚恭）郗愔（方回）謝安（安石）王珉（季琰）桓玄（敬道）羊欣（敬元）王僧虔孔琳之（彥琳）殷鈞　右十五人中之上

論曰子並崔家州里頗相倣效可謂醬鹹於鹽冰寒於水伯道里居朝廷遠討其迹德昇之妙鍾胡各採其美子真俊才門法不墜李氏衛氏自出華宗景則毫素流靡稚恭聲彩遒越郗愔安石草正並驅季琰桓玄筋力俱駿羊欣早隨子

敬最得其傳孔琳之聲高宋氏王僧虔雄發齊氏殷鈞躭著愛好終得肩隨此一十五人允為中之上

魏武帝（操）孫皓（吳主）衛覬（伯儒）左子邑（名伯）衛恒（巨山）杜預（元凱）王廙（世將）張彭祖任靖韋昶（文休）王脩（敬仁）張永范懷約吳休尚施方泰　右十五人中之中　論曰魏帝筆墨雄贍吳主體裁綿密伯儒兼叙隸草子邑分鑣梁邯巨山三世元凱累葉王廙為右軍之師彭祖取義之之道任靖矯名文休題柱敬仁清舉致畏逼之詞張范遞時俱東南

之美施吴鄴下並驅同年後萃此十五人允為中之中

羅暐叔景趙襲元嗣劉輿張昭陸機士衡朱誕王導庾亮元規王洽敬和郗超景興張翼康昕宋文帝劉義隆徐希秀謝眺玄暉劉繪陶隱居通明名弘景王崇素　右十八人中之下　論曰叔景元嗣並稱西州劉輿之筆札張昭之無懈陸機以弘才掩跡朱誕以偏藝流聲王導則列聖推能庾亮則羣公挹切王洽以下並通諸法郗超以晚年取譽張翼善効宋帝康昕希秀孤生謝眺劉繪文宗書範近來少

前陶隱居仙才翰彩狀於山谷王崇素繪靡篇書筆傳
於里閭此十八人允為中之下
姜詡梁宣魏徵玄成韋秀鍾興向泰羊忱晉元帝景文支道
人范曄蔚宗宗炳薄紹之敬叔謝靈運蕭思話齊高帝蕭道成
庾黔婁費元瑤孫奉伯王薈羊祜叔子　右二十人下之
上　論曰此二十人並擅毫翰動成楷則殆逼前良見
希後彥允為下之上
楊經諸葛融楊潭張炳岑淵張興王濟李夫人劉穆之

朱齡石庾景休張融思光褚元明孔敬通王籍文海　右十五人下之中　論曰此十五人雖未窮字輿書尚文情披其藂薄非無香草視其崖岸皆有潤珠故遺斯紙以為世玩允為下之中

衛宣李韞陳基傳廷堅張紹隂光韋熊張暢曹任宋嘉裴邈羊固傅夫人辟閭訓謝晦徐羡之孔閭顔寶光周仁皓張欣泰張熾僧岳道人法高道人　右二十三人下之下　論曰此二十三人皆五味一和五色一彩視

其雕文非特刻鵠人人下筆寧止追嚮遺跡見珍餘芳可折誠以驅馳並駕不逮前鋒而中擁後殿各盡其美允為下之下　今以九例該此衆賢猶如玄圃積玉炎洲聚桂其中實相推謝故有茲多品然終能振此鱗翼俱上龍門儻後之學者更隨點曝云爾

梁袁昂古今書評

李斯書世為冠蓋不易施評　張伯英書如武帝受道憑虛欲仙　蔡邕書骨氣特達爽爽有神　鍾司徒書

字有十二種意意外殊妙實亦多竒　王右軍書字勢雄强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閣故歴代寶之永以為訓

王僧虔書如王謝子弟縱復不端正奕奕有一種風氣

王子敬書如河洛間少年雖有充悦而舉體沓拖殊不可耐　羊欣書如大家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舉止羞澁終不似真　阮研書如貴冑失品次不復排突英賢　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

殷均書如髙麗人抗浪甚有意氣姿韻終乏精味　徐

淮南書如南岡士夫徒尚風軌不免寒乞　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狀雖未長成而骨體甚峭快　施肩吾書如新亭傖父一往似見揚州人共語便音態出　袁崧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　曹喜書如經論道士言不可絶　程曠平書如鴻鵠弄翅頡頏布置初雲見白日　蕭思話書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李鎮東書如芙蓉之出水文彩之鏤金　桓玄書如快馬入陣隨人屈曲豈須久譜　皇象書如韵音繞梁孤飛獨舞

孔琳之書如散花空中流徽自得　薄紹之書如龍游在霄繾綣可愛揮毫振紙有疾閃飛動之勢　李巖之書如鏤金素月屈玉自照　崔子玉書如危峯阻日孤松單枝有絶望之意　師宜官書如鵬羽未息翩翩自逝　韋誕書如龍威虎振劒拔弩張　衛恒書如插花舞女援鏡笑春　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　鍾繇書如雲鶴遊天羣鴻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　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　蕭子雲書如上林春花

遠近瞻望無處不發　孟光禄書如崩山絶崖人見可畏　張芝驚奇鍾繇特絶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四賢共類洪芳不滅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絶妙　右共三十三人奉勅遣臣評古今書臣既愚短豈敢謬量江海但聖旨委臣斟酌是非謹品字法如前伏願炤覽謹啓普通四年二月五日内侍中尚書令袁昂啓

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啓董玄宰以啓中此一人或即許先生也

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為未稱凡厥好跡皆是向會

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去郡告墓後略不復自書皆使一人而此人書世不能別見其緩異呼為末年書子敬年十七八專倣此人書故遂與之相似

梁虞龢二王書論據此可以知衆說所引之是非

夫翰墨之美多以身後騰聲二王之書當世見貴姑以存著者存而録之舊說羲之罷會稽住蕺山下見一老嫗捉十許六角扇出市王聊問一枚幾錢答云所直二十許右軍遂取筆書扇扇為五字嫗大悵惋云舉家朝

飡惟仰于此何乃書壞耶王諭之曰但言王右軍書索一百市之入市市人競市去姥更復以十數扇來請書王笑而不答又云羲之常自書表與穆帝帝使張翼寫效一毫不異題後答之羲之初不覺更詳看乃歎曰小子幾欲亂真又羲之性好鵞山隂曇禳村有一道士養好鵞十餘羣王清旦乘小舟過往意大願樂乃告求市易道士不與百方譬說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

書道德經各兩章便合羣以奉羲之便住半日為寫畢籠鵞而歸又嘗詣一門生家設佳饌供億甚盛感之欲以書相報見有一新棐牀几至滑淨乃書之草正相半門生大喜乃送王歸郡還家其父已刮盡生失書驚懊累日桓玄最愛重二王書法每讌集輙出法書示賓客客有食寒具者仍以手捉書大點污後出法書輙令客洗手兼除寒具子敬嘗牋與簡文帝十許紙題最後云民作此書甚合願存之簡文藏以為寶此書後為桓玄

所珍高祖後得以賜王武剛未審今何在庾翼昔嘗以書自名多不滿逸少逸少嘗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嘆服不已因與逸少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書十紙過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絶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雖伯英復生不過也謝奉起廟悉用棐材右軍取棐書之滿牀奉收得一大簣子敬後往謝爲說右軍書甚佳而客已削作數十藥板請子敬書之亦甚合奉並珍録奉後孫履分半與桓玄用履爲揚州主簿

餘一半孫恩破會稽略以入海羲之為會稽子敬七八歲學書羲之從後掣其筆不脱歎曰此兒書後當有大名子敬出戲見北館新泥堊壁白凈子敬取帚沾泥汁書方丈字觀者如市羲之見歎美問所作答云七郎羲之作書與親故云子敬飛白大有意是因於此壁也有一好事年少故作精白紙裓著詣子敬子敬便取書之草正諸體悉備兩袖及襟畧周年少覺王左右有凌奪之色掣裓而走左右果逐之及門外鬬爭分裂少年僅

得一袖耳子敬守吳興羊欣父不疑為烏程令欣時年十五六書已有意為子敬所知子敬往縣入欣齋欣衣白新絹裙晝眠子敬因書其裙幅及帶欣覺見之極歡樂遂寶之後以上朝廷中乃零失評者云逸少兼真行之要子敬執行草之權父之靈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獨絶也世之聞二王者莫不心醉是知德不可偽立名不可虛成信然哉

唐文皇書右軍書後

書契之興肇乎中古龜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踪宜官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畧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逈絶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論其大畧以此爲瑕子敬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

也則羈𦁱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政翰墨之病歟子雲近出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臥王濛于紙上坐徐偃于筆下雖秃千牛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轂之皮歛無半分之骨以玆播美非其濫名耶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窮索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翫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

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道哉

孫虔禮執要篇

今之所陳務以裨諸學者惟右軍諸書代多稱習良可據為宗匠取立指歸豈惟會古通今亦乃情深調合致使摹搨日廣研習歲滋先後著名多從散落歷代孤絕非其效歟試言其由略陳數意止如樂毅論黄庭經東方朔畫賛太師箴蘭亭集序告誓文斯並代俗所傳真行絕致者也寫樂毅則情多拂鬱書畫賛則意涉瓌奇

黄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從横爭折曁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告誓情拘志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豈惟駐想流波將貽嘽緩之奏馳神睢渙方思藻繪之文雖其目擊道存尚或心迷義舛莫不强名為體共習分區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既失其情理乖其實原夫所致安有體哉

韋述叙唐朝書録

貞觀六年正月八日命整理御府古今工書鍾王等真

跡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至十年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與論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逸少之體太宗即日召令侍書嘗出御府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迹天下爭齎古書詣闕以獻當時莫能辨其真偽遂良鑒定備論所出一無舛誤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太宗嘗自為真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為一時之絶初購求人間大王書凡真行三百九十紙裝為八十卷小王及張芝等亦各隨多少勒為卷帙以貞

觀字印印縫及卷之首尾其草跡又令河南真書小字
帖紙影之其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梁則滿騫徐僧
權沈熾文朱异隋則江總姚察等署記其後太宗又令
魏褚等卷下更署名記其後皆飾以金縷玉躞裝以玳
瑁牙軸萬幾之暇備加執玩蘭亭樂毅尤所寶重令搨
書人湯普徹等搨之以賜房玄齡以下八人普徹竊搨
以出故在外傳之 太宗嘗謂朝廷曰書學小道初非
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术未有不學而得者

也亦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朕少時為公子頻遭陣敵義旗之始乃平寇亂執金鼓必自指揮觀其陣則知其強弱每取吾弱對其強以吾強對其弱敵犯吾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而反擊之無不大潰多用此制勝思得其理深也今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勢自生耳然吾之所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

十五年正月勑置弘文館選貴臣子弟有性識

者為書學士内出書命之令學又民間凡有善書者追徵入館十數年間海内從風矣　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召三品已上賜宴于玄武門太宗操筆作飛白書衆臣乗酒就太宗手競取散騎常侍劉洎登御牀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御牀罪當死請以付法太宗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二十三年三月聖躬不豫幸玉華宫含風殿臨崩謂高宗曰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耶汝意何如高宗哽咽

流涕引耳而聽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者蘭亭可與我將去及弓劒不遺同軌畢至隨仙駕入玄宮矣　龍朔二年四月上自為書與遼東諸將謂許敬宗曰許圉師常自愛書可於朝堂開示圉師見甚驚喜私謂朝官曰圉師見古跡多矣魏晉以來唯稱二王然逸少多力而少妍子敬多妍而少力今觀聖跡兼絶二王鳳翥鸞迴實古今書聖也　大定二年則天太后嘗納言狄仁傑能書傑云臣自幼以來不見好本只率愚性何幸得

能后乃内出二王真跡二十卷遣五品中使示諸宰相侍看訖表謝登時將入　神功元年五月上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多書合有右軍遺迹方慶奏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以進訖惟有一卷見在今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並進上御武成殿示

羣臣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為寳章集以叙其事復以集并金帛賜方慶當時舉朝咸以為榮也　中宗時中書令宗楚客奏事承恩乃乞大小二王真跡勅賜二十卷大小各十軸楚客隨裝作十二扇屏風以褚遂良閒居賦枯樹賦為脚因讌大人貴要張以示之時薛稷崔湜盧藏用嫉食歎美不復宴樂安樂公主壻武延秀在坐歸以告公主曰主言承恩未為富貴適過宗令别得賜書一席觀之輟飡忘食及明謁見頗有怨言帝令開緘

傾庫悉與之延秀復會賓客舉櫃令看分散朝庭無復寶惜太平公主取五帙五十卷別造胡書四字印縫宰相各三十卷將軍駙馬各十卷自此內庫真跡散落諸家太平公主愛樂殺論以織成錦袋盛置箱裏之及籍沒後有咸陽老嫗竊舉袖中縣吏尋覺遽而奔趍嫗乃驚懼投之竈下香聞數里不可復得矣　開元五年勑陸元悌魏哲劉懷信等提購天下名書幷搜綴天府秘書共檢校得八十卷餘並墜失元悌等又割去前代名

賢押署之迹惟以巳之名氏代焉上自書開元二字印以印記之一卷分為兩卷右軍書凡百三十卷小王二十八卷張昶等各一卷悉收入内　十六年正月内出二王真跡一百五十卷付集賢院搨二十本賜皇太子諸王習學至明年三月詔盡收入内　十九年二月以中書令蕭嵩為學士令訪二王書尋奏滑州人家藏右軍扇上真書宣示及小王行書白騎遂等二卷勅命滑州給驛賫本赴京其書扇有貞觀舊標織成題字奉進

上書本留內賜絹百疋以遺之竟不問得書所繇

張懷瓘書斷三品 神品十二人妙品三十九人能品三十五人

神品二十五人 大篆一史籀 周宣王時為史官師模蒼頡古文謂之史書 籀文一史籀 二見 小篆一李斯 楚上蔡人少從荀卿學帝王術入秦官至丞相

八分一蔡邕 字伯喈陳留人官至中郎將封高陽侯 隷書三鍾繇 字元常頴川人官至尚書僕射東武亭侯 王羲之 字逸少瑯琊人官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 王獻之 字子敬逸少第七子官至中書令 行書四 王羲之二見 王獻之二見 鍾繇二見

張芝 字伯英燉煌人朝廷以有道徵不就故時人稱為張有道 章草八 張芝二見 杜

度字伯度京兆人章帝時為齊相　崔瑗字子玉安平人官至濟北相　索靖字幼安燉煌人贈太常　衛瓘字伯玉河東人弱冠仕魏為尚書郎入晉為尚書令　王羲之三見　王獻之三見　皇象字休明廣陵人官至侍中

飛白三　蔡邕二見　王羲之四見　王獻之四見

草書三　張芝三見　王羲之五見　王獻之五見

妙品九十八人

古文四　杜林漢人字伯山扶風人官至司空　衛密字次仲東海人官至給事中　邯鄲淳字子淑潁川人官給事中　衛恒字巨山瓘之子官至黃門侍郎

大篆四　李斯二見　趙高秦中車府令善史書教皇少子　蔡邕三見　邯鄲淳二見

小篆五　曹喜字仲則扶風人建初中秘書郎　蔡邕三見　邯鄲淳三見　崔瑗二見

衛瓘見二

八分九

張昶字文舒伯英季弟為黃門侍郎 皇象見二 邯鄲淳見四 韋誕字仲將京兆人官至侍郎 師宜官南陽人靈帝愛其書徵之後為袁術將令 梁鵠字孟皇安定人舉孝廉為郎後遷幽州刺史 鍾繇見三 索靖見二 王羲之見六

隸書二十五

張芝見三 蔡邕見四 鍾會字士季元常少子官至司徒 邯鄲淳見五 衛瓘見三 韋誕見二 荀輿 謝安字安石陳郡人官至尚書僕射 羊欣字敬元泰山人官至中散大夫 王洽字敬和導第四子駙馬都尉遷中書令 王珉字季琰洽之少子官至中書令 薄紹之字敬叔丹陽人官至給事中 蕭子雲字景喬晉陵人官至侍中 宋文帝姓劉諱義隆彭城人武帝第三子 衛夫人名鑠字茂猗廷尉展之女汝陰太守李矩之妻 胡昭字孔

明穎川人少博學不慕榮利曹喜二見謝靈運會稽人子敬之甥秘書監侍中王僧虔

瑯琊人洽之曾孫官司空孔琳之字彥琳山陰人官至禮部尚書陸東之吳郡人官至太子議

郎褚遂良字登善河南陽翟人官至尚書僕射河南公虞世南字伯施餘姚人官秘書監

永興公釋智永會稽人逸少之七代孫住永興寺歐陽詢字信本長沙人官至光祿大夫

率更令行書十六劉德昇字君嗣穎川人衛瓘四見王珉二見謝安二見

王僧虔二見胡昭二見鍾會二見孔琳之二見虞世南二見阮研字文

幾陳留人官至交州刺史王洽二見羊欣二見薄紹之二見歐陽詢二見陸東

之二見褚遂良二見章草八張昶二見鍾會三見韋誕三見衛恒

見二釋智永見二郗愔字方回高平人官至司空張華字茂先范陽人官至司空魏武帝字孟德沛國譙人

飛白五

蕭子雲見二韋誕見四歐陽詢見三張弘字敬禮吳郡人篤學不仕王廙字甘將逸少之叔官平南將軍

草書二十二

索靖見三衛瓘見五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官至中散大夫張昶見二鍾繇見四羊欣見三薄紹之見三鍾會見四衛恒見三荀輿見二謝安見三桓玄温之子為義興太守篡晉伏誅王珉見三孔琳之見二王洽見三謝靈運見二張融字思光吳郡人官司徒左長史阮研見二王僧虔見三歐陽詢見四虞世南見三釋智永見三

能品一百七人 古文四 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官京兆尹 衛覬字伯儒河南安邑人官至侍中 衛瓘六見 韋昶字文休誕之玄孫官至潁川刺史 大篆五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人河南太守 胡昭三見 韋昶二見 歐陽詢五見 班固字孟堅扶風人官中郎將 小篆十二 衛覬二見 班固二見 皇象三見 許慎字叔重汝南人太尉南閣祭酒 傅玄字休奕北地范陽人御史中丞 張敞二見 韋誕五見 蕭子雲三見 劉紹字彥祖彭城人官至侍郎 張弘二見 歐陽詢六見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官至太子詹事 八分三 毛弘字雅河南人獻帝時為郎中 左伯字子邑東萊人擅名漢末 王獻之六見 隸書二十三 衛恒四見 張昶三見 王廙二見 庾翼字稚恭潁川人

官至安西將軍 郗愔見二 衛覬見二 王濛字仲祖太原人官至長山令女為皇后贈晉陽侯

張彭祖吳郡人官至龍驤將軍 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隱居丹陽茅山 王脩字敬仁濛之子官為著作郎

王褒字子深瑯邪人官至侍中 阮研見三 傅玄見二 王恬字敬預導之子官後將軍會稽內史

李式字景則江夏人衛夫人之子官至侍中 楊肇字秀初宛陵人官折衝將軍荆州刺史

王承烈諱紹宗江都人秘書少監 庾肩吾字叔慎新野人官至度支尚書

薛稷河東人官至太子少保 孫過庭名虔禮陳留人率府錄事參軍 高正臣廣平人官至衛尉少卿

釋智果隋永興寺僧會稽人 盧藏用字子潛京兆長安人官至黃門侍郎

行書十八

宋文帝見二 司馬攸齊獻王字大猷河內武帝母弟 釋智永見四 蕭

子雲四見蕭思話蘭陵人官至征西將軍左僕射齊高帝姓蕭氏諱道成字紹伯蘭陵人漢王元昌神堯之子也王導字茂弘瑯邪人官至丞相陶弘景二見王承烈二見孫過庭二見裴行儉河東人官兵部尚書高正臣二見盧藏用二見王智敬洛陽人官太子家令王脩二見薛稷二見釋智果二見草書十五羅暉字叔景京兆人官至羽林監趙襲字元嗣京兆人為燉煌太守徐幹字伯張扶風人為班超軍司馬張超字子並河間人官至別部司馬庾翼二見王濛二見衛覬三見崔寔字子真瑗之子官至五原太守杜預字元凱京兆人度六世孫鎮南將軍蕭子雲五見陸柬之三見歐陽詢七見王承烈三見王智敬二見裴行儉二見飛白

一劉紹見二　草書二十五　何曾字穎考陳郡夏陽人官至太保　王導見二　楊肇見二　郗愔見三　庾翼見三　司馬攸見二　李式見二　宋文帝見二　蕭子雲見五　陸東之見五　宋令文河南陝人官左衛中郎將　謝眺字玄暉陳留人官至吏部郎中　齊高帝見二　庾肩吾見二　蕭思話見二　范曄見二　孫過庭見三　王智敬見二　梁武帝姓蕭氏諱衍字叔達蘭陵人　裴行儉見三　釋智果見三　王廙見三　盧藏用見三　高正臣見三　王愔字允之官至衛軍將軍　蓋一味之嗜立味不同殊音之發契物斯失方類相襲且或如彼況書之減否情之愛惡無偏乎若毫釐較量誰驗準

的推其大率可以言詮夫椎輪為大輅之始以椎輪之朴不如大輅之華蓋以拙勝工豈以文勝質若謂文勝質諸子不逮周孔復何疑哉或以法可傳則輪扁不能授之于子是知一致而百慮異軌而同奔鍾張雖草創稱能二王乃差池稱妙若以居先則勝鍾張亦有所師固不可文質先後而求之蓋一以貫之求其合天下之達道也若真書古雅道合神明則元常第一若行真妍美粉黛無施則逸少第一若章草古逸極致高深則伯

度第一若章則勁骨天縱草則變化無方則伯英第一

其閒備精諸體唯獨右軍次至大令然子敬可謂武盡

美矣未盡善也逸少可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然此五

賢各能盡心而際于聖或有侮毀亦猶日月之蝕無損

于明白雲在天瞻望攸邈同為終古獨絶百世模楷高

步人倫之表棲遲墨妙之用不可以規矩其形律呂其

度鵬摶龍躍絶迹霄漢所謂得玄珠于赤水矣其或繼

書者雖百世可知然史籀李斯即字書累葉之祖其所

制作葢無等夷八分書則伯喈制勝誰敢比肩至如崔章皇象等各峻彼雲峯增其海派使後世資瞻仰而露潤焉趙壹有貶草之論仍笑重張芝書為秘寶者嗟夫道不同不相為謀夫藝之在巳如木之加實草之增葉繪以衆色為章食以五味而美亦猶八卦成列八音克諧聾瞽之人不知其謂耳然藝成而下德成而上況書之為用施于竹帛千載不朽亦猶愈沒沒而無聞者哉萬事無情勝寄在我苟視迹而合趣或循翰而得人雖

身沈而名飛冀托之以神契每見片善何慶如之懷瓘恨不遊目天府備觀名迹徒勤勞乎其所未聞祈求乎其所未見今錄所聞見粗如前列學慚于博識不逮能繕奇纘異多所未盡且如抱絕俗之才孤秀之質不容于世或復何恨故孔子曰博學深謀而不遇者衆矣何獨丘哉然識貴行藏行忌明潔至人晦迹其可盡知開元甲子之歲廣陵卧疾始焉草創其觸類生變萬物爲象庶乎周易之體也其一字褒貶微言勸戒竊乎春秋

之意也其不虛美不隱惡近乎馬遷之書也蕞其衆美以成一家之言雖知不知為上然獨善之與兼濟取捨其為孰多童蒙有求思盈半矣且二王既沒語或在兹語曰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能行之者未必能言何必備能而後能評哉歲洎丁卯潛筆削焉以上總論

唐徐浩論書

周官內史教國子六書書之源流其來尚矣程邈變隸體邯鄲傳楷法事則朴略未有功能厥後真書張稱草

聖右軍行法小令破體皆一時之妙近古蕭永歐虞頗傳筆勢褚薛已降自鄶不譏矣然人謂虞得其筋褚得其肉歐得其骨當矣夫鷹隼乏彩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翬翟備色而翺翔百步肉豐而力沉也若藻曜而高翔書之鳳凰矣歐虞為鷹隼褚薛為翬翟焉率更云蕭書出於章草頗為知言然歐陽飛白曠古無比浩自言余年在齠齔便工翰墨力不可強勤而愈拙區區碑石之間矻矻几案之上亦古人所恥吾豈忘情耶德

成而上藝成而下則殷鑒不遠何學書為必以一時風流千里面目斯亦愈于博奕亞於文章矣凡初學之際宜先筋骨筋骨不立肉何所附用筆之勢特須藏鋒鋒若不藏字則有病病且未去能何有焉字不欲踈亦不欲密不欲大亦不欲小小長令大大甖令小踈肥令密密瘦令踈斯其大經矣筆不欲捷亦不欲徐亦不欲平亦不欲側側竪令平平竣使側捷則須安徐則須利如此則其大較矣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永師登樓

不下四十餘年張公精熟號為草聖永師拘滯終著能名以此而言非一朝一夕所能盡美矣俗云書無百日工蓋悠悠之談也白首攻之尚不能精豈可百日乎

傳授筆法人名

蓋自蔡邕授於神人而傳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傳之鍾繇繇傳之衛夫人夫人傳之王羲之羲之傳之獻之獻之傳之外甥羊欣欣傳之王僧虔僧虔傳之蕭子雲子雲傳之智永智永傳之虞世南世南傳之歐陽詢詢

傳之陸柬之柬之傳之姪彦遠彦遠傳之張旭旭傳之李陽氷陽氷授徐浩顔真卿鄔彤韋玩崔邈凡二十有三人書法之傳終于此矣

南唐李後主評書

善法書者各得右軍之一體若虞世南得其美韻而失其俊邁歐陽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於變化薛稷得其清而失於窘拘顔真卿得其筋而失於粗魯柳公權得其骨而失於生獷徐浩得其肉而

失於俗李邕得其氣而失於體格張旭得其法而失於狂獨獻之俱得之而失於驚急無蘊藉態度此歷代寶之為訓所以負高千古柔兆執徐暮春之初清輝西閣因覯修禊叙為張洎評此

歐陽永叔論古法帖

余甞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叙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

興淋漓揮洒或妍或醜百態横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絶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為竒玩而想見其人也於髙文大冊何嘗用此

又論蘇子美蔡君謨李邕書

子美喜論用筆而書字不迨豈其力不副其心耶然萬事以心為本未有心至而力不能者余獨以為不然此所謂非知之難而行之難者也古之人不虛勞其心力故其學精而無不至葢方其幼也未有所為時專其力

於學書及其漸長則其所學漸近於用今人不然多學書於晚年所以與古不同也

君謨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予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謨頗笑以為能取譬余始得李邕書不甚好之然疑邕以書名家必有深趣及觀之久遂謂他書莫及得之最晚好之尤篤譬猶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余雖學邕書為字絕不相類豈得其意而忘其形耶

學書勾㡧寫凡事有可記者他時便為故事往時有風法華者偶然至人家見筆便書初無倫理久而禍福或應豈非好怪之士為之遷就其事耶余每見筆輙書故江鄰幾比余為風法華

蘇王局辨法帖及諸家書

辨書之難正如聽響切脈知其美惡則可自謂必能正名之者皆過也今官本十卷法帖中真偽相雜至多逸少部中有出宿餞行一帖乃張說文又有不具釋智永

白者亦在逸少部中此最踈謬余嘗於秘閣觀墨跡皆
唐人硬黄上臨本惟鶖羣一帖似是獻之真筆後人於
李瑋都尉家見謝尚王衍等數人書超然絶俗考其印
記王涯家本其他但得唐人臨本皆可畜
余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跡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
唐顔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
以為宗師而鍾王之氣益微
衛夫人書既不甚工語意鄙俗而云奉勅勅字從力館

字從舍皆流俗所為耳

前史謂徐浩書鋒藏畫中力出字外杜子美云書貴瘦硬方通神若用今時筆工虛鋒漲墨則人人皆作肥皮饅頭矣用吳說筆作此數字頗適人意

李國主本無所得舍險與瘦一字不成宋宣獻書清而復寒正類李西臺重而後卬俱不能濟蘇子美兄弟並俊秀非有餘乃不足也

歐陽文忠書自是學者所共儀刑庶幾如見其人者正

使不工猶當傳寶況其精勤敏妙自成一家乎楊君富
二公書過黄州出以相示偶為評之
歐陽永叔筆勢險勁字體新麗自成一家然公墨迹自
當為世所寶
自君謨死後筆法衰絶沈遼少時本學其家傳師者晚
乃諱之自云學子敬病其似傳師也故出私意新之遂
不如尋常人近日米芾行書王鞏小草亦頗有高韵雖
不逮古人然亦必有傳于世也

荊公書得無法之法然不可學無法故僕書盡意作之似蔡君謨稍得意似楊風子更放似風法華

草書秪要有筆霍去病所謂不至學古兵法者為過之

魯直書去病穿域蹋鞠此正不學古兵法之過也學即不是不學亦不可

魯直以平等觀作欹側字以真實相出游戲法以磊落人書細碎事可謂三反此跋山谷為王晉卿小書爾雅

歐陽叔弼謂余書大似李北海余亦自覺其然世或以

余書似徐浩者非也古人用筆必有所自長史以劒器悟容有是理雷大簡云聽江聲而筆法進文與可亦言見蛇鬬而草書長非誕也

蘇子瞻題唐氏六家書後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白者誤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師書也云謹此代伸此乃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

而書亦不工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羣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嘆曰彼觀其書以為魁梧竒偉人也此非真知爾也知書者凡書象其為人率更貌寒寢敏悟絶人今觀其書勁險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茍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快快然余嘗攷其實恐劉洎末年褊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譛也若不然馬周明其無此語太宗獨誅洎而不問周

何哉此殆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辨也張長史草書頽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顔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季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於顔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

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睢盱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韓子所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黄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為我略評之而書其後林夫之書過吾遠矣而反于余何哉此又未之解也元豐四年五月眉山蘇軾書

東坡評楊所藏歐蔡書

自顏柳氏沒筆法衰絕加以唐末喪亂人物凋落磨滅五代文彩風流掃地盡矣獨楊公凝式筆迹雄傑有二王顏柳之餘此真可書之豪傑不為時勢所汩沒者國初李建中號為能書然格韻卑弱猶有唐末已來衰陋之氣其餘未見有卓然追配前人者獨蔡君謨書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為本朝第一然行書最勝小楷次之草書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隸少劣又嘗出意作飛白自言有翔龍舞鳳之勢識者不以

為過

黃涪翁跋蘭亭諸帖

蘭亭叙草王右軍平生得意書也反覆觀之略無一字一筆不可人意摹寫或失之肥瘦亦自成妍要各存之以心會其妙處爾

蘭亭雖是真行書之原然不必一筆一畫以為準譬如周公孔子不能無小過過而不害其聰明睿聖所以為聖人不善學者即聖人之過處而學之故蔽於一曲今

世學蘭亭者多此也

古人作蘭亭叙孔子廟堂碑皆作一淡墨本葢見古人用筆迴腕餘勢若深墨本但得筆中意耳令人但見深墨本收盡鋒鋭故以舊筆臨倣不知前輩書初亦有鋒鍔此不傳之妙也 淡墨碑銘

東坡有云大字難于結密而無間小字難于寬綽而有餘寛綽有餘如東方朔畫賛樂毅論蘭亭禊事叙先秦古蘊蝌蚪文字結密而無間如焦山崩崖瘞鶴銘永州

磨崖中興頌李斯嶧山刻秦始皇及二世皇帝詔近世蕭二美如楊少師之正書行草徐常侍之小篆此雖難為俗學者言要歸必竟如此如人眩時五色無主及其神澄意定青黃皂白亦自燦然佳帖時時臨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法細看令入神乃到妙處用心不離乃是入神要路

余嘗戲為人評書云小字莫作痴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

真然適作小楷亦不能擺脫規矩客曰子何捨子之凍蠅而謂人凍蠅余無以應之固知書雖棊鞠等技非得不傳之妙未易工也

樂毅論舊石刻斷軼其半者字瘦勁無俗氣後有人復刻此斷石文摹傳失真多矣完書者是國初翰林侍書王著寫用筆圓熟亦不易得如富貴人家子非無福氣但病在不韻耳

東方曼倩畫賛筆圓浄而勁肥瘦得中但字身左長盖

崔子玉字形如此前輩或隨時用一人筆法耳

黄庭經王氏父子書皆不可復見小字殘缺者云是永禪師書既刓缺亦難辨真贋字差大者是吳通微書字形差長而瘦勁筆圓肥徐浩書也

佛遺教經一卷不知何世何人書或曰右軍羲之書黄庭堅曰吾嘗評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爾清勁方重蓋度越蕭子雲數等頃見京口斷崖中瘞鶴銘大字右軍書其勝處乃不可名貌以此觀之良非右軍筆

畫也若瘞鶴碑斷為右軍書端使人不疑如歐薛顔柳數公書最為端勁然纔得瘞鶴銘髣髴爾唯魯公宋開府碑瘦健清拔在四五間

蔡公遂委篤又加帶下日數十行觀此語初和父所論疾證似是也當今人物眇然而嬉疾如此令人短氣今年每讀此語便復意塞足下時事稍可數來主人相尋以下十一行語鄙字畫亦不韻非右軍簡體灼然不知那得濫吹阿堵中此卷中伯趙鳴而載陰輿鳩習而揚

武與儻因行李顧存故舊皆鄙語非右軍意書扎亦相去遠甚

昨遂不奉恨深帖有秦漢篆筆中令自言故應不同真不虚爾中令中書有相勞苦語極佳讀之了不可解者當是殘素敗逸字多爾觀其可讀者知其爾耳米芾元章專治中令書皆以意附會解説成理故似杜元凱春秋癖耶

謝太傅所稱道民安益事五升米道耶右軍為獻之女

玉潤請罪亦稱民也

知足下故羸疾而冒暑遠涉而失一筆冒多一筆古帖或不可讀類皆如此

索征西筆短意長誠不可及長沙古帖中有急就章數十字劣於此帖令人作字大緊筆多而意不足

智果善學書合處不減古人然時有僧氣可恨羊欣書舉止羞澁蕭衍老翁亦善評書也

宋儋筆墨精勁但文詞蕪穢不足發其書子瞻嘗云其

人不解此狡獪書便不足觀

王侍中學鍾繇絶近真行皆妙如此書乃可臨學謝太傅墨跡閒都尉李公焰有之不作姿媚態度惜不見爾若但如此卷中帖去右軍父子閒可著數人

郗方回書初不減王氏父子誠不浪語

章草千字文集書家定為漢章帝書繆矣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乃周興嗣取右軍帖中所有字作韵語章帝時那得有之疑只是蕭子雲之最得意者

右軍嘗戲爲龍爪書今不復見余觀瘞鶴銘勢若飛動豈其遺法耶歐陽公以魯公書宋文貞碑得瘞鶴銘法詳觀其用筆意審如公說

往在館中時於閣下一觀李懷琳臨右軍絕交書大有奇特處今觀續法帖十未得其二三以此言之十卷中大率皆如此又智永十八行判作右軍書蕭子雲臨索征西書便判作靖書此等雖使鄭彰輩任其責劉無言箋題便不類今人書使之春秋高江東又出一手欣薄

絕之矣

頃年觀廟堂碑摹本竊怪虞永興名浮於實及見舊刻乃知永興得智永筆法為多又知蔡君謨真行簡扎能入永興之室也元祐四年在中都初見榮輯子雍家一本紹聖元年在湖陰又見張威福夷家一本其十二月在陳留又見蔡寶臣致君家一本以石本未刓缺不以摹本補綴則榮本第一張本第二蔡本第三亦嘗於他處見數本新舊雜揉所謂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

吴及紫鳳顛倒在短褐者也然尚有典型亦不可廢也

陳留凈土院書

草書妙處須學者自得然學久乃當知之墨池筆冢非傳者妄也虞永興常被中畫腹書末年尤妙貞觀中亦已耄矣而道場碑之工唐人未有逮者

歐率更書化度寺碑所謂直木曲鐵法也如介冑有不可犯之色然未能端冕而有德威也

道林嶽麓寺詩字勢豪逸真復奇崛所恨功力太深耳

少令巧拙相半使子敬復生不過如此禁中板刻古法帖十卷當時皆用歙州貢墨墨本賜羣臣今都下用錢萬二千便可購得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版墨百本分遺官僚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黟黒又多木橫裂紋士大夫不能盡别也此本可當舊板價之半耳

唐自歐虞後能備八法者獨徐會稽與顏太師耳然會稽多肉太師多骨而此碑尤姿媚可愛時人快其書以為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余以為非是

書家論徐會稽筆法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以余觀之誠不虚語如季海筆少令韻勝則與稚恭並驅爭先可也季海長處正是用筆勁正而心圓若有工不論韻則王著優於季海不下子敬若論韻勝則右軍大令之門誰不服膺往時觀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之論茫然不知是何等語老年乃於季海書中見之如觀人眉目也三折肱知為良醫誠然哉季海暮年乃更擺落王氏規摹自成一家所謂盧蒲嫳其髮甚短而心甚長惜乎當時君

子莫能以短兵伐此老賊也前朝翰林侍書王著筆法圓勁今所藏樂毅論周興嗣千字文皆著書墨蹟此其長處不減季海所乏者韻爾

王著臨蘭亭序樂毅論補永禪師周散騎千字皆絶妙同時極善用筆若使胷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自勝李西臺林和靖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渠儂胸次之罪非學者不工也顔太師稱張長史雖姿性顛佚而書法極入規矩也故能以

此終其身而名後世如京洛間人傳摹狂怪字不入右軍父子繩墨者皆非長史筆蹟也葢草書法壞於亞栖也跋周子發帖

魯公東西林題名宋開府神道永州磨崖諸奇書楊少師洛中十一碑懷素自叙草書千餘字當集為一它日可為跋尾禪家云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懸想而書不得一二又臂痛才能用筆三四分耳

周泰古罍銘皆科蚪文字其文章爾雅朝夕玩之可以

披剥華偽自見至情雖戲弄翰墨不為無補

山谷評諸名家書

鍾大理表章致佳世間葢有數本肥瘠小大不同葢後來善臨搨本耳要自皆有佳處兩晉士大夫類能書右軍父子拔其萃耳觀魏晉間人論事皆語少而意密大都猶有古人風澤畧可想見論人物要是韻勝為尤難得蓄書者能以韻觀之當得髣髴

右軍真行章草藁無不曲當其妙處往時書家置論以

為右軍真行皆入神品藁書乃入能品不知憑何便作此語政如今日士大夫論禪師某優某劣吾了不解古人言坐無孔子焉别顔回真知言者

右軍自言見秦篆及漢石經正書書乃大進故知局促轅下者不知輪扁斲輪有不傳之妙王氏來惟顔魯公楊少師得蘭亭用筆意

右軍父子真行略相當相抗爾余嘗評書云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須具此眼者始能知之

右軍筆法如孟子道性善莊周談自然縱說橫說無不如意非復可以常理拘之

大令草法殊迫伯英淳古少可恨彌覺成就爾所以中間論書者以右軍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也余嘗以右軍草書比之文章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也由晉以來難得脫然都無風塵氣似二王者惟顏魯公楊少師髣髴大令耳魯公書令人隨俗多尊尚之少師書口稱善而腹非也欲深曉楊氏書當如九方臯相馬遺

其玄黄兆壯乃得之

宋齊間士大夫翰墨頗工合處便逼右軍父子益其流風遺俗未遠師友淵源與今日俗學不同耳王謝承家學字畫皆佳要是其人物不凡各有風味耳觀王濛書想見其人秀整幾所謂毫髮無遺恨者王荆公嘗自言學濛書世間有石刻南澗樓詩者似其苗裔但不解古人所長乃爾難到

唐太宗英睿不羣所學輙便過人計神尭初定四海太

宗年二十許爾字畫已能如此所以末年詔敕有魏晉之風亦是富貴後能不廢學爾崇寧元年閏月初六日當塗江口折柳亭中書

伯英書小紙意氣極類章書精神照人此翰墨妙絕無品者

張長史千字及蘇才翁所補皆怪逸可喜自成一家然號為長史者實非張公筆墨余中年來稍悟作草故知非張公書後有人到余悟處乃當信耳

張長史行草帖多出於贋作人間張顛未嘗見其筆墨遂妄作狂蹶之書託之長史其實張公姿性顛逸其書字字入法度中也楊次公家見長史真蹟兩帖天下奇書非世間隅簾聽琵琶之比也

顏魯公書雖自成一家然曲折求之皆合右軍父子筆法書家多不到此處故尊尚徐浩沈傳師爾九方臯得千里馬於沙丘衆相工猶笑之今之論書者多壯而驪者也

觀魯公此帖奇偉秀拔奄有魏晉隋唐以來風流氣骨回視歐虞褚薛徐沈輩皆為法度所窘豈如魯公蕭然出於繩墨之外而卒與之合哉蓋自二王後能臻書法之極者唯長史與魯公二人其後楊少師頗得髣髴但少規矩復不善楷書然亦自冠絶天下後世矣

觀唐人斷紙餘墨皆有妙處故知翰墨之勝不獨在歐虞褚薛也惟恃耳而疑目者蓋難與共談耳

觀江南李主手改表章筆力不減柳誠懸乃知今世石

刻曾不得其髣髴余嘗見李主與徐鉉書數紙自論其文章筆法政如此但步驟太露精神不及此數字筆意深穩蓋刻意與率爾為之工拙便相懸也

余嘗評近世三家書楊少師如散僧入聖李西臺如法師參禪王著如小僧縛律恐來者不能易余此論也少師此詩草余二十五年前嘗得之日臨數紙未嘗不歎其妙少師為楊凝式

李西臺出羣拔萃肥而不剩肉如世間美女豐肌而神

氣清秀者也但摹手或失其筆意可恨耳宋宣獻富有古人法度清瘦而不弱此亦古人所難蘇子美蔡君謨皆翰墨之豪傑也歐陽文忠頗於筆中用力乃是古人法但未雍容耳徐鼎臣筆實而字畫勁亦似其文章至篆則氣質高古與陽冰並驅争先也

近世士大夫書富有古人法度唯宋宣獻公耳如前翰林侍書王著書樂毅論及周興嗣千字筆法圓勁幾似徐會稽然病在無韻如宣獻公能用徐季海筆莫年擺

落右軍父子規摹自成一家當無遺恨矣

往時士大夫罕能道宣獻書札之美者前日裕陵游心

埶文頗歸翰墨於宋氏於是天下靡然承風牆隅敗紙

蛛絲煤尾之餘無不軸以象玉表以綈錦士大夫書尺

間班班皆有筆勢老杜云太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有

味其言也

常山公書如霍去病用兵所謂顧方略如何耳不至學

孫吳至其得意處乃如戴花美女臨鏡笑春後人亦未

易超越耳紹聖五年五月晦避暑瀘州大雲寺子茂攜此書來妄意評之如此

蔡明遠帖筆意縱横無一點塵埃氣可使徐浩伏膺沈傅師北面

蔡君謨行書簡札甚秀麗可愛至於作草自云得蘇才翁屋漏法令人不解近見陳懶散草書數紙乃真得才翁筆意寒溪草堂待飰不至飢時書板殊無筆力

蘇子美似古人筆勁蔡君謨似古人筆圓雖得一體皆

自到也蔡君謨書如胡笳十八拍雖清氣頓挫時有閨房態度

范文正公書落筆痛快沈著極近晉宋人書往時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肎一世人惟稱文正公書與樂毅論同法余少時得此評初不謂然以謂才翁傲睨萬物衆人皆側目無王法必見殺也而文正待之甚厚愛其才而忘其短也故才翁評書少曲董狐之筆耳老年觀此書乃知用筆實處是其最工大槩文正妙於世故想其

鈎指回腕皆優入古人法度中今士大夫喜書當不但學其筆法觀其所以教戒故舊親戚皆天下長者之言也深愛其書則深味其義推而涉世不爲古人志士吾不信也

司馬温公天下士也所謂左準繩右規矩聲爲律而身爲度者也觀其書猶可想見其風采余甞觀温公資治通鑑草雖數百卷顛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己之度葢如此

昔余大父大夫公及外祖特進公皆學暢整遺教經及蘇靈芝北嶽碑字法清勁筆意皆到但不入俗人眼耳數十年來士大夫作字尚華藻而筆不實以風檣陣馬為痛快以插花舞女為姿媚殊不知古人用筆也客有惠棕心扇者念其太朴與之藻飾書老杜巴中十詩頗覺驅筆成字都不為筆所使亦是心不知手手不知筆恨不及二父時耳下筆痛快沉著最是古人妙處試以語今世能書人便十年分疏不下頓覺驅筆成字都不

由筆

又跋東坡墨跡

余嘗論右軍父子翰墨中逸氣破壞於歐虞褚薛及徐浩沈傳師幾於掃地惟顔尚書楊少師尚有髣髴比來蘇子瞻獨近顔楊氣骨如杜丹帖甚似白家寺壁百餘年後此論乃行爾

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迺似柳誠懸中歲喜學顔魯

公楊風子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至於筆圓而韻勝挾
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為
第一數百年後必有知余此論者
東坡書水陸賛圓勁成就所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恐
不在會稽之筆而在東坡之手矣此數十行又兼董孝
子碣禹廟詩之妙處士大夫多譏東坡用筆不合古法
彼葢不知古法從何出爾杜甫云三尺安出哉前王所
是以為律後王所是以為令余嘗以此論書而東坡絶

倒也往時柳子厚劉禹錫譏評韓退之平淮西碑當時道聽塗說者亦多以為然今日觀之果如何耶或云東坡作戈多成病筆又腕著而筆卧故左秀而右枯此見管中窺豹不識大體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顰雖其病處乃自成妍令人未解愛敬此書遠付百年公論自出但恨封德彝輩無如許壽及見之耳余書自不工而喜論書雖不能如經生輩左規右矩形容王氏獨得其義味曠百世而與之友故作決定論耳

東坡叙英皇事帖甚似虞世南公主墓銘草余嘗評東坡善書乃其天性往嘗於東坡見手澤二囊中有似柳公權褚遂良者數紙絶勝平時所作徐浩體字又嘗爲余臨一卷魯公帖凡二十許紙皆得六七殆非學所能到手澤袋葢二十餘皆平生作字語意類小人不欲聞者輒付諸郎入袋中死而後可出示人者也

東坡書真行相半便覺去羊欣薄紹之不遠余與東坡俱學顔平原然余手拙終不近也自平原以來惟楊少

師蘇翰林可人意爾不無有筆類王家父子者然余不好也

東坡先生常自比余顔魯公以余考之絶長補短兩公皆一代偉人也至於行草正書風氣皆畧相似嘗為余臨與蔡明遠委曲祭兄濠州刺史及姪季明文論魚軍容坐次書乞脯天氣殊未佳帖皆逼真也此一卷字形如東方朔畫賛俗子喜妄譏評故具之

余嘗論右軍父子以來筆法超逸絶塵惟顔魯公楊少

師二人立論者十餘年間者瞠若晩識子瞻獨謂爲然士大夫乃云蘇子瞻於黄魯直愛而不知其惡皆此類豈其然乎比來作字時時髣髴魯公筆勢然終不似子瞻暗合孫吳耳

東坡書如華嶽三峯卓立參昴雖造物之鑪錘不自知其妙也中年書圓勁而有鈎大似徐會稽晩年沈著痛快乃似李北海此公葢天資解書比之詩人是李白之流往時許昌節度使薛能能詩號雄健時得前人句法

然遂睥睨前輩高自賢聖乃云我生若在開元日爭遣名為李翰林此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也

東坡居士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有乞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元祐中鎖試禮部每來見過案上紙不擇精粗書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龠已爛醉不辭謝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蘇醒落筆如風雨雖謔弄皆有義味真神仙中人此豈與今世翰墨之士爭衡哉

東坡簡札字形溫潤無一點俗氣今世號能書者數家

雖規摹古人自有長處至於天然自工筆圓而韻勝所謂兼四子之有以易之不與也

東坡書隨大小真行皆有娬媚可喜處今俗子喜譏評東坡彼葢用翰林侍書之繩墨尺度是豈知法之意哉

余謂東坡書學問文章之氣鬱鬱芊芊發於筆墨之間此所以他人終莫能及爾

東坡書彭城以前猶可僞至黄州後掣筆極有力可望而知真贋也

蘇翰林用宣城諸葛齊鋒筆作字踈踈密密隨意緩急而字間妍媚百出古來以文章名重天下例不工書所以子瞻翰墨尤為世人所重今日市人持之以得善價百餘年後想見其風流餘韻當萬金購藏耳盧州李伯時近作子瞻按藤杖坐盤石極似其醉時意態此紙妙天下可乞伯時作一子瞻像吾輩會聚時開置席上如見其人亦一佳事

又跋蘇額濵王晉卿書

子由書瘦勁可喜反覆觀之當是捉筆甚急而腕著紙故少雍容耳

余嘗得蕃錦一幅團窠中作四異物或無手足或多手足甚奇怪以為書囊人未有能識者今觀晉卿行書頗似蕃錦其奇怪非世所學自成一家

魯直自評書學

余學草書三十餘年初以周越為師故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脫晚得蘇才翁子美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後

又得張長史懷素髙閑墨迹乃窺筆法之妙今來年老懶作此書如老病人扶杖隨意顛倒不復能工顧異於人書者不紐提容止强作態度耳

錢穆父蘇子瞻皆病余草書多俗筆葢余少時學周善部書初不自寤以故久不作草數年來猶覺湔祓塵埃氣未盡

紹聖甲戌在黄龍山中忽得草書三昧覺前所作太露芒角若得明窻淨几筆墨調利可作數千字不倦但難

得此時會爾

余在黔南未甚覺書字綿弱及移戎州見舊書多可憎大槩十字中有三四字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沉著痛快之語但難爲知音耳

書尾小字唯余與永州醉僧能之若亞棲輩見當羞晁美叔嘗背議予書唯有韻耳至於右軍波戈點畫一筆無也有附予者傳若言於陳留予笑之曰若美叔即與右軍合者優孟抵掌談笑乃是孫叔敖耶往有邱敬和

者摹右軍書筆意亦潤澤使為繩墨所縛不得左右予

嘗贈以詩云字身藏頴秀勁清問誰學之果蘭亭大字

無過瘞鶴銘晚有名崖頌中興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

論勝遺教經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不知

美叔嘗聞此論乎